

新型主流媒体的叙事嬗变与话语创新

刘 果

摘 要 新型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和传播领域的理念变革,带来传者框架和受者框架的重建,是其叙事话语嬗变的根本原因。其叙事嬗变和话语创新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方面,具体表现为内聚焦叙事视角的广泛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声音仍为主流)、三种新型叙事结构对传统新闻报道“倒金字塔”式结构的突破,以及体现真实、激活情感等新闻叙事修辞策略的拓新。其叙事话语表达的守正创新,可助力其消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鸿沟、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与主导权和提高舆论引导“四力”。

关键词 新型主流媒体;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0)04-008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8VXK008);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YBA303)

新型主流媒体概念的提出源于 2014 年,在 2019 年再次得到强调^①。新型主流媒体的外延,既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型媒体的融合(主流媒体新型化),也包括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互联网新闻生产平台从无到有的建设(新型媒体主流化)。它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和历史的選擇^[1]。

作为社会运行的“守望者”,新型主流媒体在互联网舆论引导的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不仅是关乎我国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媒体守正创新、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核心环节。但与此同时,其建设与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新型主流媒体亟待改变仅仅通过行政权力单向投放信息的话语模式,以强大的公信力、亲和力激浊扬清,引导变化迅速、错综复杂的互联网舆情,并以新思维、新手段、新路径制胜互联网信息传播与新闻生产的格局,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洪流中逐浪潮头;它也急需弥合官方话语与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消弭误解,以增强社会共识;它还需直面时代发展的核心问题,以强大的话语影响力成为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重塑的引导者,成为人们行为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媒介来源。要应对以上挑战,内容设计仍然是根本,是“破题”的源头与活水。

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叙事学,以对叙事文本“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的研究开启话语分析的先河。新闻叙事学作为其重要分支,学科建立的基础主要源于研究对象的两个显著差异:真实性和时效性。有学者或从新闻话语结构特征、叙事行为、叙事策略构建研究框架,或以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叙事接受规范研究维度,但都强调新闻叙事话语的客观性和目的性(用事实说话),认为其对舆论引导有着重要的意义^[2](P15-17)。这是因为舆论引导必须落实到新闻话语中,必须通过受众对话语在接受与理解得以实现。因此新闻叙事是舆论引导的有力推手,直接影响舆论引导的效果。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再次指出要做好顶层设计,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

综上所述,肩负的时代使命与面临的历史机遇,是新型主流媒体话语革新的内在动力。二者结合,推动了新型主流媒体的框架重建与理论变革,作为这一变革的结果,其在叙事声音与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诸多方面均发生悄然改变。

一、框架重建:理念变革推动意义建构

框架理论的概念肇始于贝特森,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将其引入社会文化学研究,以解释人们怎样运用自己已有的期望来理解日常生活情景和处于情景之中的个体。沿着其“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的经典定义,框架分析在21世纪初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作为早期较为经典的研究文献,黄旦认为新闻专业领域的框架分析主要包括媒介的生产与媒介产品的实现^[3](P231-232),陈阳则将其运用于新闻生产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三个方面^[4]。其他文献对新闻框架研究对象的界定虽略有差异,但大都着眼于新闻媒介如何完成意义的建构这一核心议题。实际上,这与戈夫曼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试图以框架理论探讨人们根据个体的经验完成对现实的理解和建构的初衷是一致的。换言之,新闻生产和传播领域的框架,仍然是一种认知范式和理念指导,它规范、塑造着媒介从业者的行为实践,是他们判断、选择、处理新闻事实并最终形成媒介产品的“模板”。因此,本文试图从传者框架和受者框架两个方面考察新型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和传播领域的理念变革,这是其叙事话语嬗变的根本原因。

(一) 传者框架变动:新闻生产和内容呈现的双重变革

传统主流媒体记者多采用组织内部规定的准则安排采访,并根据组织规定的既有格式模板填充采访内容。在既有新闻生产框架的约束下,记者行为的重复度较高,能动性不足,却不断强化、延续既定的新闻生产框架,使之进一步影响、决定记者的新闻生产行为。此外,与其他新闻媒体相比,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的审查环节更为严格,它通过对一系列框架边界的标识,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既有新闻生产框架。作为新闻生产框架运演的结果,其传播内容的框架特征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重组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不仅体现在各主流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几无二致(即所谓“通稿”),也体现在即使对不同事件的报道,其意义建构策略、象征符号和阐释代码的选择和使用也极为类似。

互联网的出现使新型主流媒体的传者框架出现变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根本诉求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其以用户为主导的柔性生产、大规模定制等网络经济范式也深刻影响数字内容生产模式,使得差异化、个性化成为数字内容生产的新标准。新型主流媒体积极应对这一变化,其新闻生产框架在遵循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等意识形态属性的前提下,也允许组织新闻事件的方式更为灵活,新闻工作者采写活动的自主性有所提高。比如出现了康辉Vlog、朱广权说段子、主播说联播等即兴发挥、特色凸显的新闻生产活动。这一变化反映到传播内容框架中,则表现为新型主流新闻媒体差异化选择和重组新闻素材并重新建构多元意义的努力。

综之,传者框架的重建是新型主流媒体开展媒介活动的认知转变和理念重释,它影响媒介从业者的职业理解,改变新闻生产的流程和组织模式,也直接推动其新闻产品的叙事嬗变和话语创新。这一嬗变既是对框架的运用,也是对框架的重塑。

(二) 受者框架变动:基于用户思维的价值判断引导

受者框架分析与传播学领域的经典概念之一“议程设置”并不完全相同。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报道可以有效地影响人们关注哪些新闻事实和意见(事实判断),但受者框架分析则关注媒介报道如何改变了人们观察事物的价值观(价值判断)。换言之,议程设置的受众研究更多关注受众的外化行为效果,而受者框架分析则着力分析受众在接收媒介内容后的心理机制。

受者框架分析对于新型主流媒体尤为适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引导者,新型主

流媒体更加关注舆论引导的深层效果,即:在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基础上,新闻报道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逐渐改变用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高受众精神素养,丰富受众精神世界,以实现风化人、凝心聚力的终极目标。而新型主流媒体的受者框架分析着眼于阐释受众的心理机制和情感变化,探究其本质特征和变化规律,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民培育和践行,关系到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的建设与维护,关系到当代中国既意蕴深厚又朝气蓬勃的群体精神世界的架构与延续。

进而言之,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受单向传播旧有格局的影响,受众框架意识较为淡薄。互联网用户思维深刻影响新型主流媒体的受者框架变化,使之开始重新审视、调整与用户的关系。传统的居高临下、板着脸孔说教式的政策简单图解已不可行,平等和谐的用户关系和用户黏性是新型主流媒体实现舆论积极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必须充分了解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导向;必须高度重视受众阅读情境和心理需求的动态变化,重视用户阅读体验,精推精送,使内容、服务与用户水乳交融,三位一体。总之,受众框架变化是新型主流媒体的叙事嬗变的内在推动力,是其话语创新实现的重要归因。与此同时,受众主动、深度参与内容生产进程,也对受众框架的变革发挥反制作用。

应该看到,与传统主流媒体单向传播导致受众效果难以考量的现实相比,在网络舆情瞬息万变、谣言真相复杂难辨的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以强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已成为舆情引导中心。清博大数据在2019年7月发布的《全国微信1000强阅读报告》显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微信公众号阅读量位列榜单前三名,且此三者阅读量达“10万+”的文章数量也遥遥领先于其它微信公众号。就近期网民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报道的关注而言,大多数网民了解相关信息也多来自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两微一端平台^①。受众对于新型主流媒体认知的转变,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受者框架变动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新型主流媒体新闻叙事嬗变的良好契机。

二、由外转内:新闻叙事视角和声音的取向转化

对叙事视角和声音的区分被视为叙事学最富建设性的成果之一。视角研究的是“谁看”(感知)的问题,声音则研究“谁说”的问题,二者之间构成了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的关系。视角和声音的选择,直接反映了新型主流媒体在进行话语设计时的受众意识以及与受众沟通的能力,也是它“转作风”“改文风”最为直观的反映。因此,探究新型主流媒体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的转变,对于分析其叙事话语的嬗变与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视角:不定和多重内聚焦

叙述视角是叙述者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即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它是叙述方式研究的起点。热奈特将叙事视角分为非聚焦、内聚焦以及外聚焦三种基本类型。非聚焦视角被誉为“上帝的眼睛”,是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内聚焦视角是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事件;外聚焦则对叙述事件作冷眼观察,摄像机一般记录人物行动、外表及环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叙述者虽以第三人称口吻讲故事,但采用的却是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视角,并将这一特定的视野范围贯穿于作品的始终”^[5](P29),仍属于内聚焦视角。

笔者选择“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8月5-11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1日—3月28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2019年3月1-28日)发布的新闻报道各148条(样本总量444条)进行统计,观察其视角选择占比如图1所示(从左至右依次为:“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由此可知,与传统主流媒体多采用非聚焦、外聚焦的视角选择相比,新型主流媒体作品的叙述视角

^① 根据对清博大数据2020年2-3月的单天阅读量排在前100的相关报道进行统计发现,主流媒体发布的文章占比5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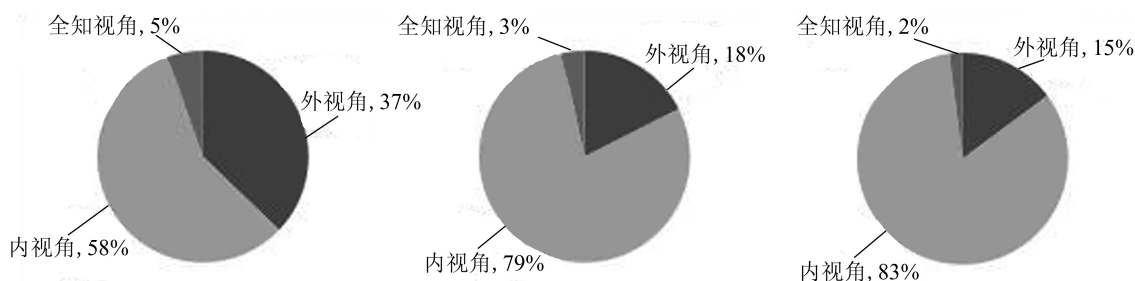


图1 “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叙事视角使用情况(基于444条样本的分析)

已经悄然改变。无论叙述者亲历还是新闻人物目击,内视角的运用成为较为明显的趋势。在内视角的运用中,不定内聚焦视角与多重内聚焦视角的使用尤为突出。前者是以多个人物呈现不同事件,后者则以不同人物观察同一事件,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2月26日发表的《武汉救人的外卖小哥,解除隔离了!》,随着不同语境的变化,视角在“外卖小哥肖唐松,肖唐松的骑手兄弟,被救者的妻子、儿子之间转化,以不同身份的人物相互补充或冲突的叙述,获得更具自由度的叙述视野。他们与传统主流媒体多从一元视角——其最大缺陷是容易造成叙事的失衡——观察和描述新闻事件已迥然不同。视角的变化,拉近了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距离,消弭了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鸿沟。此外,不定与多重内聚焦视角的使用,带来文本多元阐释的可能,为用户生成内容预留了较大空间。

(二) 声音:第三人称叙述者模式仍占主流

叙述者是叙事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就新闻报道而言,它是新闻事件的讲述者。新型主流媒体的叙述者代表官方权威报道机构,在当前语境下,仍然代表最为强大的话语权力,并对其他新闻媒体话语生产仍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必须保持客观、理性、公正的叙述者姿态,以确保权威性和公信力。所以新型主流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第一人体验式报道并不多见。图2是笔者采用与“视角”分析部分相同样本得出的分析结果(从左至右依次为:“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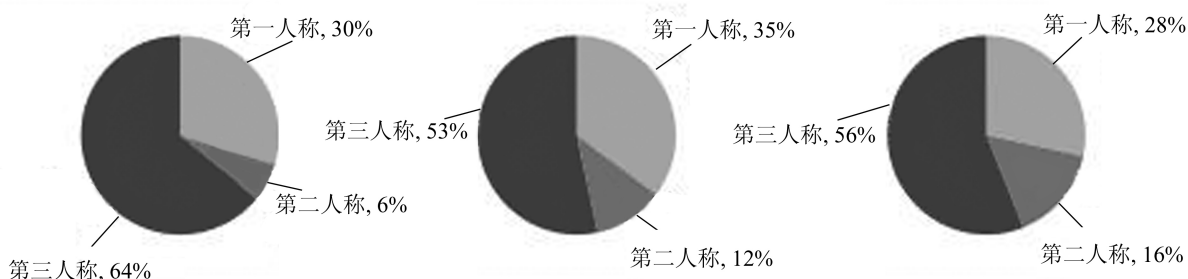


图2 “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人称使用情况(基于444条样本的分析)

由此可见,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仍占主流。但是,因为内聚焦视角的加入,这种客观叙事模式与传统新闻多采用的第三人称非聚焦叙事已经不同。虽然他们都是由叙述者在叙述,都保持了公正、客观的话语风格,但新型主流媒体的第三人称讲述,多从一个或多个平凡人物眼中现出,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也因为视野的限制预留了空白与悬念,使读者的多种阐释成为可能。这种结合,真正做到了杰克·富勒所言的既“能引人入胜”又“能客观公正”,引人入胜方能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客观公正方能增强舆论引导力与公信力。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第一、二人称这两种在新闻叙事中并不常见的叙述者类型近年来在新型主流媒

体叙事中得到了开创性的运用。它集中反映在“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微信公众号的“夜读”专栏中,而以“新华社”“夜读”专栏尤为突出。虽然该栏目所录文章并非严格意义的新闻报道,但其叙述者第二人称的尝试性运用,同样反映了新型主流媒体勇于创新、切实改进文风的努力。它优化了文本的可读性、易读性,拉近了与用户的距离。

三、以微显著:新闻叙事结构的稳中求变

叙事结构属于叙事语法的范畴。作为一种相互对立又互相限定的分类框架,它直接决定了文本的呈现形式,因此是叙事学探讨的另一核心内容。传统新闻的叙事结构多以“倒金字塔”^①模式为主,新型主流媒体基本延续了这一特征,梵·迪克提出的“假设性新闻图式结构”仍然是大多数新闻报道依循的基本结构:最重要、最相关的信息高度概括地置于文本最显著的位置,先总体后细节的叙事格局仍是主流。这与新型主流媒体反映和报道的内容多关乎宏大叙事有关,也是多年来新闻报道既定模式深刻影响的结果。但在此基本格局下仍有不少新变与突围。

(一) 宏观命题的位移和多元呈现

叙事学中的命题是语言和思想最小、独立的意义组成单位,“文本中的每一个主题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宏观命题表述出来”“每一序列的宏观命题都可以归属于更高层次的宏观命题”^[6](P34)。传统新闻报道的宏观命题主要集中在导语部分,标题受限于简洁凝练的创作要求,仅对导语中内含的宏观命题做概述性提炼或对主题做画龙点睛式的表达。新型主流媒体的叙事作品多将宏观命题直接位移至标题位置,这与互联网“读题时代”的阅读趣尚高度契合,也使得导语不再是新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在仅以图片或视频表达的新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央视新闻”之《风雨同行》、“人民日报”之《这就是中国速度》等图片新闻,“央视新闻”之《不负国家不负卿》、“人民日报”之《白衣执甲》等视频新闻,导语部分均直接减省,仅以标题呈现宏观命题,并通过声音、题图、字幕等多种形式互文叙事,呼应宏观命题。宏观命题位置和呈现形式的变化,使叙事命题的表达更为直接和醒目,也进一步精简了新闻叙事文本的构成要素,在“竖屏模式”的有限容量内,为可听化、可视化元素的加入腾挪出更为充分的叙事空间。

(二) 叙事结构的变化与“倒金字塔”的尾部强化

时间逻辑是传统主流媒体设计叙事结构的主要遵循,它以时间为线索,以重大事件为节点实现“历史叙事”。这样的结构在新型主流媒体叙事中仍然占优势地位,只是在传统的叙事结构中添加了一些倒叙、插叙等成分。但超越时间叙事的新逻辑也时有出现。首先表现为空间逻辑,通过新闻场景、人物活动环境的空间调度达成叙事目标;其次表现为内容逻辑,通过不同主题、议题的并列呈现共同凸显叙事主题;最后还可表现为人物逻辑,通过不同人物的命运追溯、心路历程回顾的协同叙事实现叙事效果。

与新逻辑相应的叙事结构和原有线性结构相互作用,在博弈和平衡中形成三种新的叙事格局,是新型主流媒体在叙事结构上稳中求变的新突破。第一种是新闻报道中线性微观结构与非线性宏观结构的组合,主要表现在序列内部虽然仍遵循时间逻辑,但序列之间却尝试以新的逻辑循环组装,由此形成新的平行叙事结构。第二种是新闻报道中线性宏观结构与非线性微观结构的组合,主要表现为序列内部遵循非时间逻辑,但报道的整体结构仍然有序递进,并以小标题形式强化序列之间的逻辑关联。第三种结构则是阅读线索的平行并置,在大多数新型主流媒体报道的融媒体新闻中,图片、动图、音频、视频等元素的穿插,不仅是对文本线性叙事链条的打破,更建构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协同呈现的叙事格局,共同营造一个既连续、完整又多线并存、相对独立的叙事时空,使读者可遵循多种线索展开阅读。

毋庸讳言,在以上分析中“倒金字塔式”叙事结构的影响仍清晰可见,表现在无论采用何种结构,重要的新闻事实仍多集中在新闻报道的头部。但值得关注的是,新型主流媒体叙事作品结尾处通过短视

^① 倒金字塔结构产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它按照新闻事实的重要程度、新鲜程度以及读者感兴趣程度依次将新闻事实写出的一种结构形式。

频、标红语段、声音、警句提炼等方式对主题的再次呼应和强化,这种强化与传统新闻写作的首尾呼应并不相同。它与前文叙事结构有深度关联,其短视频是对前文的复现,它提升了新闻报道的表现力,升华了叙事主题,这与“顶级向下”式布局已然不同。但与此同时,它与同一篇幅内其他叙事文本又相对独立,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建构了一个新的叙事系统——即使仅仅阅读结尾处文本,也能全面了解全文的叙事主题。这些特征,都表现出与“倒金字塔结构”所不同的语法逻辑和叙事形态。

新型主流媒体叙事结构于稳中求变,三种叙事格局协同作用,时间、空间、内容等叙事逻辑相得益彰,强化了新闻事实言说的丰富性和可读性。富于变化的叙事结构形成文本内部的张力,引发受众更为强烈的情绪反馈和阅读感受,有助于叙事文本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升。

(三) 交互叙事格局下叙事结构的个性化书写

新型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叙事结构的另一变化是交互叙事,这是对叙事学经典理论的重要补充。交互叙事反映了新型主流媒体强调与用户“对话沟通”的价值取向,也是它与用户融合的重要手段。

借助H5等技术手段,新型主流媒体努力尝试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的交互叙事方法与路径,使用户能够深度参与叙事进程,形成千人千面的叙事文本。其交互叙事格局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是场景元素的充分运用。将场景作为重要的交互叙事元素融入叙事结构之中,能够在沉浸式体验中激发受众更深层的情感共振。换言之,场景赋权实现了受众创造性思维、虚实融合的场景、作品既有意义的三位一体,推进了交互叙事的深度。“人民日报”H5新闻报道《重返这五年》上线当日即获得200万的阅读量,与其巧妙的交互式场景设计密不可分。它通过不同场景的巧妙转换,使受众进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诸多重大历史场景,随着不同时空的改革与奋斗的图卷徐徐开启,受众身临其境,如同亲历,不由感慨万千。“新华社”《改革开放40年穿越之旅》、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与“快手”合推的《幸福长街40号》、新华网《有这样一场特殊的马拉松》均以场景为叙事元素展开文本,邀请受众参与到场景之中,亲自见证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

其次是交互功能的广泛嵌入。这些功能的设计都符合界面设计的简易性、一致性、高体验性等基本原则,通过交互设计将复杂的操作功能简化,操作直观易用,实现与受众之间的高效互动。“人民日报”H5新闻报道《一带一路》即是以上原则运用的代表之作。用户通过滑动、长按、选择等交互动作,可以自主踏上个性化、精彩纷呈的“一带一路”之旅,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成为不同旅程的代言人,在交互叙事的进程中收获个体成就感和群体荣誉感。

综之,新型主流媒体以交互式叙事格局的书写与表达,实现对用户关系的再认识。它丰富了数字内容生产的规律,也为正面宣传、政策解读等意识形态性内容赋予了新的活力,真正做到了“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以实现“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的目标。

四、以情为媒:新闻叙事修辞的策略拓新

虚构性文本的叙事修辞多强调纯美学意义的话语分析,新闻叙事修辞则以劝服受众为目的,“它包括为增加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6](P96)。新型主流媒体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等重大时代使命,其探究并提升叙事修辞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引导受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方面逐步趋同,更好地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行动。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并决胜于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新型主流媒体高度重视叙事修辞的策略拓新,开创性运用各种有效修辞手段,以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强化新闻报道的感染力。

(一) 多种修辞协同以体现真实:提升媒体公信力

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要应对众声喧哗、群体极化、矛盾多发且极易激化的互联网舆情挑战,新型主流媒体必须破立并举,一方面要澄清网络谣言,帮助读者明辨是非;另一方面又必须提升自身公信

力,增强受众依赖。就新闻叙事修辞策略而言,直接引语的广泛应用是有效的途径之一。直接引语作为叙事的基本话语模式,在引导词和引号的规定下复现人物实际使用的语言以及内心独白。叙事学研究认为,因为间接引语融入叙述者的理解,因此表现出叙述者对人物的控制。直接引语不仅保存了人物语言的生动性,而且使新闻的话语风格更趋真实可信。如前所述,新型主流媒体新闻作品常以人物逻辑设计叙事结构,在这一模式下直接引语的运用更为凸显。一些新闻作品如《这组睡姿照刷屏,救火战士看到自己的照片后哭了,他说……》甚至通篇采用直接引语还原新闻现场,以强调事件真实性。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主流媒体报道中也有不少人物内心独白,这些普通人物经历疫情的心路历程陈述既真实可感,其生活化、人性化的叙事主题和平实易懂的话语表述方式,也高度契合了受众熟悉的认知模式,因此更具有说服的效力,提升了其叙事文本的公信力。

“真正重要的不是数字的精确性,相反,而是通过数字表现出来的事实”^[6](P91),数据的使用作为增强新闻真实性的经典手段,在今天仍得到了创新性的沿用。传统新闻报道多将精确的数据作为新闻报道“以理服人”的手段(证据),新型主流媒体则常常以数据驱动新闻,其修辞策略为:以不同向度的数据平行呈现作为叙事线索,叙述者的态度和倾向隐含在数据之后。如“央视新闻”之《有心了,有数了,踏实了》即以十组数据展现国家在疫情期间对海外留学生的关心。此外,新型主流媒体对数据使用的拓新,还表现在对数据的抓取、统计、挖掘以及可视化、可听化呈现等形式创新。

(二) 巧妙营造空白以激发情感:增强平台凝聚力

客观性是新闻写作的又一重要标准,它强调叙事者只做事实的记录者,不能渗入个人的情感。但另一方面,如果新闻报道能够引起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它们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记忆。社会化阅读趋势下,内容平台倡导关系型、信任型阅读,其实质是以情为媒,以作品激发用户思想和情感共鸣,从而培育平等和谐的用户关系,获取用户信任,增强用户黏性。这一规律运用于新型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在看似乎平静客观的新闻叙事之后,实则暗涌强烈的情感之流,其引导价值观的倾向性和思想性清晰可见。

然而,怎样才能既以真实可信的新闻报道说服读者,又以深刻的情感共鸣感染读者呢?换言之,怎样才能不但没有背离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要求,反而让新闻报道的可信度与感染力相得益彰呢?“营造空白”是其采用的有效的修辞策略。

“空白”作为叙事学术语,是指文本中未呈现部分,它的实现有赖于文本与作者的交流。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中,由于多采用线性叙事结构对空白营造有抑制作用,也由于线性叙事形成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容易忽略空白,因此在平铺直叙的叙事话语中留白处理并不多见。新型主流媒体新闻叙事中空白艺术得到长足的运用。“澎湃新闻”推出的长篇互动连环画《天渠:遵义老村支书黄大发 36 年引水修渠记》作为新闻人物报道,是“营造空白”的典型案例之一。它讲述了村支书黄大发用一生的时间修成一道万米水渠,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全篇采取组合式的新闻叙事(叙事序列虽然仍遵循线性结构),开放的叙事格局下是客观的故事讲述和村民的录音访谈,但文本层次框架暗含多个不定点,配合以音乐、VR 等技术手段带给读者沉浸式体验,极易引发读者自觉填补文本空白,思考故事背后的倾向。同类作品还包括《好人耀仔:一位宁德村支书的 45 岁人生》等。

由是观之,新型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空白营造,与其叙事结构的改变有关。英伽登认为,空白的出现,有赖于文学作品的四个异质又互相依存的层次(语音现象层、语义单位层、再现客体层、图示化方面层),而“作为图式化构成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再现客体层和图示化方面层中包含的若干个不定点”^[5](P236-239),更容易被读者在阅读中具体化。新型主流媒体非线性、平行散状的叙事格局与此高度契合,因此有可能引发读者对叙述者蓄意省略的文本及其意图的关注,并用已有知识经验填充文本中的空白。

营造空白不仅是新闻真实性与新闻感染性共荣互生的融合剂,以接受美学视角观之,它还能触发读者交流,是阅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动力。在“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微信公众号上,那些余味悠长、引

人泪目的新闻报道,其互动和评论的特征往往更为突出:不仅迅速抵达“10万+”的阅读量,读者的留言也往往更为丰富多元。这说明读者能够充分体味文本中沉默的因素,于无声处听惊雷,并以积极的想象和思考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这种建基于情感体验、价值观共鸣的用户参与和内容生成,是维系用户的深厚的纽带,也是增强用户凝聚力的重要推手。

综之,新型主流媒体的叙事嬗变与话语创新,是互联网用户思维深刻影响的结果,是新型主流媒体因势而动,深刻认识网络舆论情境变迁及数字阅读场景化和碎片化特征所做的努力,更是其顺势而为,理直气壮唱响主旋律、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的守正与创新,助力其消弭官方话语和大众话语鸿沟,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与主导权,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公众话语的建构。深入探究新型主流媒体的叙事嬗变规律和话语创新艺术,对加强其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引导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下新型主流媒体的创新与突围.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
- [2] 何纯. 意义的建构与扩散——新闻叙事学视域下舆论引导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3] 黄旦. 传者图像: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4] 陈阳. 框架分析: 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 国际新闻界, 2007, (4).
- [5] 胡亚敏. 叙事学.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6] 托伊恩·A·梵·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 曾庆香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Narrative Evolution and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New Mainstream Media

Liu Guo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new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field of news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rings about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 of the messenger and the recipient,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and discourse innovation are reflected in such aspects as narrative perspectiv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rhetoric, and more specifically, in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internally focused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e third-person narrative voice is still mainstream),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hree new narrative structures on the “inverted pyramid”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news reports, and the innovative use of news narrative rhetoric strategies that reflect reality and activate emotions. The innovative express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helps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grasp the initiative and dominance, and improve the “four force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Key words new mainstream media; narrative perspective;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rhetoric

■ 收稿日期 2020-04-07

■ 作者简介 刘 果, 文学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湖南 长沙 410081。

■ 责任编辑 杨 敏 何坤翁